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劫餘灰 第六回 返芳魂再遭磨折 籌妙策強作周旋

且說婉貞悄悄地投繯自盡，倘使婉貞從此死了，豈不乾淨。然而婉貞果然從此死了，是歷劫已盡，更無餘灰了。幸得他命不該絕，方才留下劫餘灰這部小說來，以供後人談助。閒話少提。且說婉貞上吊，輕輕用腳踢開椅子時，未免訇然有聲，早驚動了隔房那婦人。原來那婦人，便是鴛鴦阿三姐的媳婦。阿三姐的兒子，每日在花船上，照料各龜奴伺候客人，每至夜深，方才回家。因他得了一個耳聾之病，雖在他旁邊放炮，他亦不聞，因此人家起他一個混名，叫做阿聾。娶了這房媳婦之後，人家又因他阿聾的聾字，與龍字同音，便將他的媳婦叫做阿鳳，取龍鳳相配的意思。起初不過叫著取笑，久而久之，便以假作真，那婦人就以阿鳳為名了。且說阿鳳當夜聞得訇然一聲，便吃了一驚，拿了燈過來，隔門聽了一回，不聞聲息，叫了兩聲，也沒人答應。連忙回房，將阿聾推醒，取了鑰匙過來開門。及至將鎖取下，推了一推，那門屹然不動。便做手勢，叫阿聾去撞門。阿聾此時，還是睡眼惺忪的，說道：「他關門睡覺，不由他睡去，這半夜三更，又打他做甚麼呢。」阿鳳恨起來，取過一條板凳，用力去撞了兩下，卻撞不動。便將板凳交與阿聾，做手勢叫他撞。阿聾莫名其妙，只得用死勁撞了二三十下，才把門撞斷了。二人推門，闖將進去。舉火一照，卻不見有甚麼，便連新買來的姑娘，也不見了。兩人不覺吃了一驚。阿鳳先拿火向牀底下一照，阿聾便去察驗窗戶、牆壁，卻不見一毫動靜。兩人且驚且疑，道：「總不能遁土去了。」阿鳳猛抬頭，看見門背後露出一幅衣襟，便失聲道：「在這裡了。」走近前去，把門掩上，只見婉貞高高掛著，兩眼圓睜，舌頭已吐了一段在外，頭髮披散，好不難看。便嚇的噁呀一聲，縮退了兩步。原來婉貞在門背後上吊，他們毀門而進，恰好把婉貞掩在門後，所以到了此時，方才看見。

此時倒是阿聾有主意，連忙端過椅子，站將起來，一手抱住婉貞，一手先把掛在門頭的帶子卸下，抱將下來，送到牀上，叫阿鳳幫著解救，自己卻忙到廚下弄開水薑湯，一頓胡亂灌救。也是婉貞壽命未盡，慢慢的回過一口氣來，歎了一聲「噯」，便撲簌簌淚如雨下。阿鳳便指著臉，一頓大罵，道：「好沒良心的賤人，我勸了你多少，你不聽我勸倒也罷了，為甚又來和我拼命，要想害我。你這賤人，命犯桃花，落在這裡。須知天下容你死，要你好好的把花債還清，那時方許你討飯捱命呢。」阿聾也咬牙切齒的罵道：「賤人，要尋死，明日告訴了娘，活活的打死你，卻不能容得你這般死的舒服。」亂烘烘的吵鬧了一會，天色早已大明。阿聾便到外頭去了，阿鳳還在旁邊咕噥。婉貞此時，滿心悲苦，無地可訴，只剩得嚶嚶啜泣。

正在十分淒楚煩厭時，忽見阿三姐排闥而入，氣衝衝的對準婉貞，劈面兩個巴掌，打得耳鳴眼熱，打了之後，便一把拖翻在地，自己坐在牀上，指手罵道：「賤人，活得不耐煩，要尋死，為甚不早點在家尋死，卻到我這裡來上吊。我偏不要你死，要磨折你一生一世，看你又奈我何。哼！你想要拿死來訛詐我，嚇唬我，你不到外面去打聽打聽，這裡蒼梧裡的門上大爺，是我的乾親家。衙門裡幾位師爺，都常在我船上走動。莫說死了你一個賤人，就是多死幾個，也沒奈我何。」又回頭罵阿鳳道：「不識羞的婆娘，只知道摟著漢子睡，也不知道看守看守。萬一這賤人當真死了，我要在你身上賠還這一個來。」婉貞被打了兩下，坐到地下，心中大怒。本要和他大鬧起來，拼一個你死我活，因恐怕雙拳難敵四手，再吃了眼前虧，只得暫時忍耐。聽到阿三姐罵出甚麼門上大爺是乾親家的話，不覺心中一動，想出一個主意來，即刻按住了怒氣，忍住了悲苦，呆呆想這個主意的辦法。所以以後他們說些甚麼，罵些甚麼，也聽不見了。

阿三姐罵夠多時，方才氣忿忿的去了，阿鳳也跟了出去。兩人又在外頭唧唧噥噥了一會，阿鳳復走了進來，見婉貞仍舊坐在地下，便罵道：「賤人，還不起來，要撒你娘的嬌呢。」婉貞此時已定了幾分主意，聽見他罵，並不倔強，便勉強撐持起來，一步一步的捱到牀上坐下。阿鳳還嘮嘮叨叨的道：「有了錢，那裡買不出人來，卻買這麼一個賤貨，還要交給我來看管。老虎也有瞌睡的時候，叫我那裡看守得來。」婉貞道：「你不要埋怨了，我也不想尋死了，你也不必看管了。」阿鳳冷笑道：「你便說自在話，我一時看管不到，你又弔死了，我向你的死屍講理來。」婉貞道：「你不必多疑。昨夜是我一時短見，有累了你。天既然不容我死，方才得你救活，我就再尋死路，也未必死得去的。所以我立定主意，一定不死的了。」阿鳳道：「你不死，又怎麼？」婉貞道：「我此時想起來，你昨日的話，句句都是好話，我縱千拗萬拗，總是拗不過的。所以想到，不如順從了。一則免了眼前受苦，二則也望後來有個出頭之日。想到這裡，自然是不願再尋死路了。」阿鳳道：「你的話，可是真的麼？」婉貞道：「這是我一心情願的，為甚麼不真。」阿鳳喜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好好的躺下，先把傷痕養好，待我教你些規矩，包管我婆婆歡喜。」婉貞道：「如此多承指教了。」阿鳳道：「你既然到了此地，便是我婆婆的人，你對我婆婆當得叫一聲媽媽，就是對我，也得叫一聲嫂嫂，還有你哥哥，更不消說了。可惜他是聾的，就是叫他一萬聲，他也聽不見。不過叫我婆婆聽著歡喜罷了。你躺下罷，我去弄點傷藥，來給你擦上，包你不到幾天就好。」說著自出房去了，一會兒，拿了一小瓶油來，要和婉貞擦那皮鞭傷痕。婉貞連忙說道：「油擦在身上，怪膩怪髒的，我不要擦。嫂嫂不要費心，拿了去罷。」阿鳳說道：「髒不要緊，好了可以洗的。這東西還可以止痛呢。」婉貞道：「我此刻也不覺痛了，多謝嫂嫂，不要擦罷，我生平第一怕這髒東西。」

看官，你道婉貞是當真嫌髒，不怕痛，不肯擦麼？原來他心中此時已定了一個主意，姑且假意順從，暫作緩兵之計，慢慢再作設施，緩得一時是一時。所以，生怕擦了藥油，傷痕好的快，等傷痕好了，那鴛鴦阿三姐少不免要逼著出去應客。因此，只推說怕髒不怕痛罷了。

阿鳳聽說，果然也不來勉強，再三勸他躺下，又在牀前伴著，說了一番閒話，方才出去。一會兒，又捧進一碗粥來，勸婉貞吃。婉貞此時胸中早有了主意，便樂得借來充飢。到了午飯過後，便有許多隔壁鄰居的三姑六婆，走過和阿鳳大說大笑，又都走到房裡和婉貞搭訕。好個婉貞，識得時勢，也便拿些不相干閒話，和那一班婆娘去混。過了一會，他們又在外間調開桌椅抹牌，阿鳳便來拉婉貞去觀局。婉貞也樂得見見天光，舒舒悶氣，於是勉強支持著，到外面來坐了一會。

忽然阿三姐走了回來，一眼瞥見婉貞，便嚷道：「怎麼就放了這賤人出來？」阿鳳笑著道：「他已經千依百順了，婆婆難道還關著他麼？」婉貞便站起來，說道：「昨天前天的事，都是我的不是，媽媽休要怪我。」說此話時，心中想道，我是何等樣人，要和這鴛鴦說這服低的話，還要叫他媽媽，未免委屈，只是出於無奈，無可如何的，不覺流下淚來。那鴛鴦阿三姐也真會變化，聽了婉貞此言，登時放出笑

臉來，執著婉貞的手，道：「姑娘，辛苦你了。你跟我來。」說著，拉了婉貞走到一個房裡，自己坐在牀上，叫婉貞在牀前椅子上坐下。先說道：「我昨日手重了，姑娘你可還痛？」說著，拉起婉貞手腕來看，只見縱橫錯亂的紅紫青黑皮鞭痕，便道：「噯呀！阿鳳，你為甚麼不和姑娘擦點傷藥？」婉貞未及開言，阿鳳早搶了進來，道：「我原拿出來要擦的，是姑娘自己說，怕髒不肯擦。」阿三姐道：「姑娘們總是喜歡乾淨，你去拿來，我親自給他擦。」婉貞連忙止住道：「媽媽，千萬不要，我委實怕他髒，不要擦。況且，昨日媽媽疼我，打得輕，並不怎麼痛，過一兩日，就好了。」阿鳳笑道：「還嫌輕呢，婆婆再打他幾下。」阿三姐道：「他依從了我，莫說是打，別人碰他一碰，我還不答應呢。」婉貞道：「本來媽媽是打得輕，若是打得重時，便有十個我，也打死了。」說得阿三姐、阿鳳一齊笑了。阿三姐又道：「你既害怕髒，我另外給一個定痛丸你吃。我這定痛丸，是一個跌打名醫的家傳秘方製成的，無論那裡痛，吃了便好。」說著，親自取了鑰匙，開了一個小皮箱，取出一個紙匣來，翻了又翻，道：「是幾時把各種丸藥都混在一處了？阿鳳，你去找那一個識字的，來認一認。」婉貞道：「認甚麼，只怕我還看得出。」阿三姐道：「認這蠟殼上的字。我們那裡認得。」婉貞道：「我識字，如何認不得？」說時已站起來，走到阿三姐身邊，順手取起一個一看，道：「這是追風蘇合丸。」阿三姐道：「好，好，你既然認得，索性給我分開了罷。」

婉貞就接過紙匣，拿那些「跌打丸」，「活絡丸」，一種種都分開來。找出了兩顆定痛丸，說道：「定痛丸只剩了兩顆了。」

又看那匣裡時，卻還有兩顆「絕孕丹」，不覺心中暗暗吃驚，原來這些地方，就有這種東西，此等人真是無惡不作的了。忽又轉念一想，我是個處女，如何管到這些閒事。想到這裡，臉上不覺一紅。阿三姐早已覺得，因接過手來道：「這是預備那些倔強丫頭們用的，若是我心愛的女兒，我自然要望他多子多孫啊。」說時，用紙一種一種的包開。婉貞再看那匣裡時，還有拳頭大的一個玻璃瓶，瓶上貼著紅紙，寫著「打胎散」三個字，心中又是吃驚，卻不便說出，只有暗罵龜鴛喪心罷了。阿三姐包好之後，仍舊放在皮箱裡面，鎖好，單留下一顆定痛丸，交與阿鳳道：「你去拿點酒來開了，給姑娘吃。」婉貞接在手裡道：「不煩嫂嫂，我自己開了吃罷。」阿鳳便到外面取酒去了。

婉貞再看那蠟殼時，果然是定痛丸。捻破蠟殼，拿那顆丸藥一聞，多是「乳香」、「沒藥」的氣味，方才放心。阿三姐又說了好些做姑娘的如何快活，遇了個好客人如何開心的話，婉貞只是賠著笑，唯唯諾諾，並不答嘴。一會兒，阿鳳取了半杯熱酒進來，婉貞把丸藥慢慢調開了，一口嚥下。阿三姐道：「你好好的將息罷，明天我再來看你。」說著去了。阿鳳仍舊引著到外面看抹牌。

光陰易過，又是一天。吃過晚飯，一眾三姑六婆方才散去。阿鳳卻拿了一疊書來，說道：「姑娘，你是識字的，可肯教教我。可憐我拿了這些書，識一個不識一個的，無從唱起。」婉貞接來一看，卻是些不相干的小曲唱本，心中猛然一想道：「這老鴿，今天罵了我幾句，卻觸動我打主意的機關，此刻因為知道我識字，是我第二個機會到了，只怕可以借此逃出樊籠，也未可定。」因笑著說道：「嫂嫂既然備了這些書，自然是識字的了，怎麼又和我客氣起來。」阿鳳道：「我委實是識一個不識一個的，才求姑娘教我啊。」婉貞道：「既如此，嫂嫂先自己念起來，有不認得的，我來告訴你。」阿鳳果然移近燈下，斷斷續續的曼聲唱起來，每句之中又唱了大半別字，還要想過一會才說得出來。婉貞聽了，又是可笑，又是可惱。便隨意把他唱錯的字，說了幾個。阿鳳越發歡喜，唱至更深方才住口，便和婉貞同榻睡下。這還是防備他尋死的意思。婉貞明知其意，也不做理會，故意在枕上和他談些讀書識字的話。阿鳳問道：「姑娘讀過幾年書，就識了這許多字？」婉貞道：「我何嘗讀過書，不過跟著人家學寫了兩個月字罷了。」阿鳳道：「原來姑娘還會寫字，不知可肯教我？」婉貞道：「這有甚不肯，嫂嫂如果肯學，我包你不到幾天，便會了。」阿鳳大喜。

到了明天，果然到隔壁人家去借了一方硯台，一枝破筆來。婉貞看那筆時，已是禿的不成樣子的了，因笑道：「硯台還可以將就，這枝筆如何用得，須要去買一枝好的來。還有寫字的竹紙，也要買幾張來，才好寫啊。」阿鳳果然去買了幾張紙，兩枝筆來，道：「這兩枝筆，一枝姑娘寫給我看，一枝我自己寫，可好？」婉貞聽了，正中下懷，因隨意寫了一張，叫他蒙上仿紙，自己去寫，他寫不成時，婉貞還去把他的手。幸得服定痛丸之後，過了一夜，果然諸痛大減，便樂得借此消遣，一面自己默運綺思，打自己的主意。阿三姐每日來家一轉，看見如此，以為婉貞果然順從了，自是歡喜。不知婉貞是：

要離虎穴龍潭險，費盡三毛七孔心。

不知婉貞打甚主意，有甚妙法，可以出得樊籠，且聽下回分解。